

中国篇

男儿情

人间有情小说系列

程德培 主编

Renjian Youqing



男儿情

· 中国篇

程德培 主编

人间有情小说系列

男儿情(中国篇) 程德培编

责任编辑:徐海燕 岑杰 装帧设计:陆震伟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金寨路 283 号)

发行:安徽省新华书店

排版:安徽省出版总社激光照排服务部

印刷:安徽新华印刷二厂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印张:10

插页:2

字数:230,000

版次:1991 年 5 月第 1 版 199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1300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0556-1/I·491

定价:4.95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港台篇

火烧云	子 于	1
爱的凌迟	水 晶	16
尘海三色	王 旋	28
花桥荣记	白先勇	44
肉体	袁琼琼	58
倾城之恋	张系国	88
黑面旺进之死	郑清文	104
轮回	钟 玲	120

大陆篇

良娼	阿 成	132
虚证	刘 恒	143
世界已不再确实		
——欧阳旭明君之恋	吴若增	247
窑哥儿	庆 邦	309

火 烧 云

子 于

今天不该来。

心里不对劲儿，浑身不对劲儿。像喝醉酒，像没睡醒。凉风吹着脸，两脚仍然像踏不到实地。感到热燥，感到飘飘忽忽，松松软软。一条热闹街，不知道打哪边走。

实在不该来。

应该依老头子的话，送面喜幛就够了。可是儿子从那么远来信、寄钱、说千万来个人参加，谁教是他那么好的同学结婚。信上写的那么恳切。

来了，才知道确实不该来。

老头子一点儿没说错。跟些不认识的人，没话找话说，说些没用的话，没意思！办喜事的酒菜更没有味道。来了，明明晓得只跟新郎见过有数的几次，还是五、六年前勾当。再见面谁知道还认识不。

没个熟人也就罢了！天晓得，还偏偏遇到这个坏人。

今天来的太差劲儿。

偏是在双方主婚人敬酒的时候才认出是他，这个坏人。举着酒杯两个人全瞪直了眼睛。教人慌张，慌张得差点叫出声。举行婚礼的时候就没细看。他竟是新娘的老子。没想到，他也

会有这么大的女儿，这个坏人。

没味道的酒菜，更教人吃不出味道。

今天太不该来。

坏人就是坏人。差不多是每次，直到看着人穿衣裳，还说：

“我喜欢胖的，胖的才有劲儿。白白胖胖的才够意思，你的肉太少，教人使不出力量。”

坏透了。他自己都承认：

“我就这么坏，坏得出油。怎么样？嫌坏的话，可别瞒着。要丢开，快点撒手！”

说多坏有多坏，都坏到外面来了。说实在的，总觉着没把他放在眼里，长的就那么不起眼儿，瘦瘦巴巴。没把他放在心上，甚而想跟这样的人过一辈子，情愿早死。可是，看到他的字条，或者听到他叫一声，自己也就忙不迭地赶出来。嘴里尽管讨厌着。

见人出来，他还扭头就走。把人带进那间小屋，先关门，再拉好窗帘，便忙着脱衣裳了。也问过：

“你就没有别的？”

“什么别的？”

“不想点别的？”

“你不想这个？”

问得人说不出来，总是赌气地跟着脱光。他也问：

“没别的事儿！”

知道他的意思，会跟着说：

“没别的事儿！”

从认识这个坏人。没高兴过，也没后悔过。

跟着学校逃难，那时候太苦，同学们野宿，住荒庙，没铺的没盖的，没人照顾。可也没人管束。大家想家，想爸爸妈妈，但也高兴那种自由自在。书要读下去，舍不得，也不敢离群儿。却又受不住生活的煎熬，天天吃不饱，饿得着慌。但脑袋里全是美好的憧憬，咬牙忍住苦难，尽力挣脱苦难。同时觉得受苦受难全没多大意思。

十八九岁的孩子，自己也摸不准自己的底细。好像很有主意似的，为找口饭吃嫁人，不干。为吃得饱一点儿，干什么又都不在乎。

那就是那么胡里胡涂地跟坏人泡在一起。

坏人求生的本事并不坏。跑跑单帮，帮着乡下人卖卖菜，活动的圈儿很大。跟着学校逃，有时候上上课。最少还是个学生。可是守住他便从不缺吃喝。常是鸡啊肉的打牙祭。

他是坏人，却也从来没朝谁强要过什么。

第一次有过那事儿，自己哭过。哭着也没埋怨过谁。只是想哭，哭过也没想为什么哭。

教坏人说，说得就更轻松。

“天下的事儿，都有个第一次。”

“干嘛一定要留给最爱你的人。那个人如果就爱你这个，还算得什么爱，你不说爱要超过这些吗？”

好像对，也像不对。他还有个口头语是：

“到什么时候，说什么话。”

所以他也说得干脆。

“想的时候，跟我来。不想的话，不用理我！”

就是因为自己不知道想不想，到时候嘴里讨厌着，听他叫一声照样跟着去。

等他追着问：“喜欢不？”

有时候说喜欢，有时候说不。有时候反问他。他总是很当然地说：“当然喜欢！”

“还喜欢点别的不？”

“别的时候再说嘛！”

他真是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。

天没亮，大家还卧在稻草上作梦。他早卷起裤脚，换好草鞋。挑起一二百斤的菜担子，跟着乡下人赶路了。

看到他挑的那么带劲儿，也学乡下人把块粗布缠上头，就像从小儿他是挑担子长大的。

乡下人全喜欢他，说他不但挑得够份量，到城里跟那些菜贩子还说得上道。教他们绝对占不了便宜去。也从来不算乡下人的钱。只讲开头怎么讲的怎么算。

他去跑单帮，可以一个月不见面儿。等回来上课，却又一节课也不缺。要做的功课，样样做得好好的。点着菜油灯总是熬过大半夜。

做那件事儿，他就是做那件事。

有一回，自然突然想起，因为前线打得吃紧，学校有意再往后搬。便问：

“跑单帮的时候，看到前线打得厉害吗？”

他竟一下停住，起身把人推开。并且摆手教人走。一脸的正正经经，说：

“这是什么时候？是问这个时候吗？”

“问问碍什么事？”

“这就表示你心没在这儿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?”

“回去收拾你的行李算了,明天好跟着走!”

“你不走?”

“走的时候自然走,现在问,有什么用?”

“不问就不问!”

“不是问不问的问题。”

“好!咱就一心一意。”

才算说得他顺心。

渐渐地跟着他学,学会一心一意。同时也体会到一心一意的
好处。

偏是方才忘掉问他:

“这是什么时候,都老了。我的两个儿子已经出国,你的女儿也作了新娘。是不是应该到什么时候,就一心一意做什么!”

不知道这个坏人该说什么?

是嘛!怎么就没想起来问问。

人那么挤,离开席有的还在絮叨,有的忙着往外走。到门口全停一下,跟送客的新郎新娘握手,跟双方主婚的人握手,有的还寒暄两句。

自己从边上溜过,隔着人再看到坏人正跟人握手,便快走扭开脸,虽然止不住心跳。

出门还有几步路,并且拐个角,才是电梯口,再站在那儿等。幸亏拐过墙角,免得看到坏人,或被坏人看到,挤到人群里面去等。吵得很!有的人就是喜欢说话。

感到有双手轻抚在背上,回眼,只见女方主婚人的红条还别在西装上。听到声音低低的。

“明天下午有空儿吧？”

“嗯！有！”

“下午三点在大世界门口见。”

“嗯！三点，大世界！”

“我等到四点。”

“嗯！四点。”

那双手轻推自己的下身，推到电梯门口，踏进去。

为什么不问他这是什么时候？这是说这个的时候吗？

偏是把声音放得那么低，那么柔，那么乖乖的听话。活像三十年前，还十八九岁的时候。迷迷糊糊的，好像甜甜的，好半天又一股酸楚涌上心来。已经被吐出电梯口。

哪个是新娘的妈妈，敬酒的时候没看准，出门才看清楚。怪可怜的！跟个坏人过一辈子，还养那么大个女儿。可是，长得白白净净，还满富泰。跟人说话，笑得闭不上嘴。坏人可找到胖的了。

坏人也许不坏了？怎么会！看他只有更坏。把手抚在人的背上，藉着轻轻往前推，正推到人的后身，手指还在抓弄，坏劲儿丝毫没改。

跟坏人过一辈子还不累死人，做什么的时候，就只知道一心一意地做什么。偏是那个女人，不会比自己小几岁。仍然那么富泰，笑得闭不上嘴。也许她是个有本事的，特别有本事的，该死！

坏人也老喽！眼角、额角全是皱纹。若不是笑的坏样还有，声音没大改，真就认不出来了。这三十多年连点消息全没有，不知道是怎么过的。不过，看两口子的穿戴、神态，过的一定不错。

说起坏人什么时候说什么话。当然挣钱的时候也决少挣不了。他是会赚钱的。赚钱也有力量。

他不会亏待女人。只要她懂什么时候说什么话，一心一意地伺候得他顺心。他什么全会给，大方得很。

像那一次一心一意地作完，说到想吃口梨。想不到第二天就买来两个又酥又脆的白梨。削好皮偎着人问：

“尝尝味道，是不是有汗臭味？”

“瞎说！怎么会汗臭？”

“出了两个早晨的臭汗换来的，难道没点味道！”

“嗯！好臭！”

说着心甜，偎到怀里吃得香甜。吃完便更全心全意地去一心一意。

他怎么一眼就认出来了。自己没变？幸亏出来的时候，花了点时间，还特意作作头发。不然，真说不清楚是副什么相。这多少年，就没想到过打扮。老头子总说：居家过日子嘛！难得逢个喜庆事儿，才梳洗得洁净些，穿得体面点儿。

居家过日子嘛！

一定是因为听得次数太多，也就不腻烦了。

什么事儿，缺得太多，也就不想它了。成了自然。

来台湾多少年没吃过梨，也就忘掉它的味道。好像从来没见过梨。

有好多事不能想，若想也是没办法的话。

当刚嫁给老头子的时候，当然那时还不老，只是比自己大十多岁。也许人不在老不老。真恨这个坏人，恨得大半夜睡不着，恨得哭。每当老头子打着呼噜睡大觉的时候，真哭湿了枕头。

多想这个坏人噢！想他那个坏劲儿。

居家过日子嘛！我们是正当人家，什么全正当当。

恨透了正正当当。不晓得那时候是什么鬼迷了头，只想过正当的日子，一心一意要嫁个有正当职业，正当收入的男人。过一辈子正正当当的日子，还想作个贤淑的太太呢！

就这样一心一意地推开这个坏人。跟学校也断了关系。不再跟那些同学往来。

他怎么会一眼就认出自己来。

怀着老二到台湾，老头子愈不像话。也是因为正当的收入维持不住正当的生活。

生下老二，老头子净口口声声的：

“可不能生那么多的孩子，拿什么养活，生下来连个摆的地方都没有。”

可不是，一家四口还挤着一张双人床。

“那就扎起来？”

“何必费那个事儿，省点力量就够了。”

亏他说得出口，什么时候他费过力量。

有一阵净连夜作怪梦。竟梦到吃梨，吃得正香甜又被惊醒。便连着惊梦。作可怕的梦。

一天到晚不顺溜，不得劲儿，吃也吃不下。

医生说是肾有毛病，胃有毛病，心脏有毛病，最后又说神经有毛病。别提神经科的医生啦！

老头子看个透彻，咬定说：

“全是穷的毛病！”

身子硬朗不起来，倒保持了当年的苗条。

这个坏人也许认准了这点。

他怎么会一眼就认出来了。当年匆匆分手。

“别想！跟你过一辈子，怎么过？”

“怕饿死你？”

“我怕！”

“你就信我会把你饿死？”

“为什么不信？你去了这点事儿，还能干什么？”

“什么不能干？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。”

“当然，挑菜的时候，一心一意地给人挑菜。”

“这有什么错儿？挑菜赚点钱，吃点好东西。”

“给人点好东西吃，还不是为你那点事儿。”

“这有什么错儿？男人跟一个女人。”

“牲口，畜生不是人。”

“人怎么样？”

“人要讲爱情。”

“爱情怎么样？”

“你不懂，除了那点事儿，你什么也不懂！”

“你懂？”

“最少比你强！”

“哪点儿强？”

“反正不像你似的，就懂那点事儿！”

“是！我只懂这点事儿！告诉我，你所谓的别的是什么？”

“我要爱！”

“我不爱你？”

“我要人体贴！”

“我没体贴你？”

“我要有个人想着我!”

“我是一心一意地想着你。”

“你只想那点事儿!”

“你不想?”

“我讨厌!”

“真的?”

“只有你那么牲口。”

“你到底要什么呢?”

“我要正正当地生活。”

“哦!我明白了!”

“你明白个屁!”

“我明白你是要人养活你!”

“怎么样?你养活得了吗?”

“这不但是畜生,而且是家畜。”

“好!你骂人!”

“哦!不是!我没想骂你。”

“少来这一套,我一辈子也不理你啦!”

“一辈子可很长噢!”

“一辈子不理你,两辈子不理你,八辈子也不理你!从现在起咱俩没话说啦!”

真就像他说的,一辈子确实很长。

他怎么还会一眼就认出自己。

这是净想些什么呢?想得头胀,没吃什么东西,肚子也胀。心就是静不下来。可别再闹得夜里睡不着觉。那就受死罪了。还有那个神经科的医生。

一夜一夜地睡不着，就是睡不着，不敢闭眼睛。

闭起眼，会觉得身子往上浮，往上飞。飞进云彩窝，浮在云彩顶上飘，飘得人头晕、脑胀，想吐又吐不出。

闭起眼，会觉得往大处胀，愈胀大，大得像气球，胀得像肥皂泡泡。胀得人心里没有底儿，胀得浑身都不着劲儿，胀得人恨不得一下炸碎算了。

闭起眼，会想起自己为什么这么咸。原来是被人用刷子满身刷着酱油。刷好，把人绑得牢牢地架在火上烤。不知道谁想吃烤肉。心里着急，心里气，气得是被人脱得那么光溜。羞得着急，急得哭出声。

最怕是张怪手，拿起雪亮的刀，一块块、一片片地切人的肉、切脸、切胸脯、切两个奶子。偏是痒痒酥酥，觉得松快，直到他劈开人的两腿，朝着小肚子下刀，才惊慌，拼命地挣扎，喊叫，叫得出声。

有一次只觉得往肚子里灌水，灌起来没完，灌得肚子鼓起来，鼓得像个鼓。鼓鼓溜溜的，教人说不出是惊，是怕，还是高兴。全身的肉都酸酸辣辣。强转身，强睁开眼，一身汗湿。

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不敢跟医生说，问也只说是，夜里头昏、头疼，睡不着觉。

也看过神经科医生，偏是那个医生年纪轻轻的净问些莫名其妙的问題，问得人不知道说什么好，比方说，他问：

“你男人身体怎么样？”

“他？不怎么好，可也没什么病。”

“他比你大十多岁？”

“是啊！这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感情可好？”

“感情？嗯！说不出好，也说不出坏。正正当地过日子嘛！”

“少爷都好？”

“好！有什么不好？”

“你能不能请你男人来一趟。”

“请他？请他干什么？他又没有病。”

“不是！不是他有病，有些事情是要跟他谈谈。”

“跟他谈什么？谈我的事？没用！他什么也不知道，他不会知道的。我的事儿不会告诉他的。”

“哦！你们不是夫妇吗？”

“当然是夫妇，不过我们是过正正当当日子的夫妇。我们只在一起过正正当当的日子。”

谁还管年轻医生惊讶的脸色。又说不出个道理，去了两回就不去了。

下回谁再教看神经科医生，骂谁！

千万别再犯睡不着的毛病，第一不能瞎想，胡想。

“岁数全这么大啦！儿子也这么大啦！别的还有什么好想的。安安静静的过日子吧！老老实实在地睡觉多好！”

听老头子唠叨呢！睡不着有什么办法。

“活这么大岁数，还有什么想不开的。人不能跟畜生比。何况畜生老了，也晓得找个僻静地方，老老实实在地休息，老老实实在地睡觉。”

“人到老了，更应该多过精神生活。想法求精神安适，求精神平安。多养养精神。应该想精神生活才是真正的享受。”

当然人没了精神，才愈想精神。精神没有活动的力量，不

安静也没办法嘛！

“亲亲爱爱是年轻的勾当。控制不住冲动，才作出那些怪样子。现在这么大年纪了，什么还不懂，怎么还能像牲口似的，由着性子发泄。像牲口似的你咬我一口，我咬你一口的。”

放心吧！人不会咬你，一身老肉，咬到嘴里不塞牙才怪。

“应该懂得点儿别的，闲下来多谈谈别的。”

还有什么别的？

“谈谈孩子们的将来，谈谈我们的将来。即使不谈这个，天下的事儿多的是。谈谈新闻，谈谈学问。最低还可以谈谈天气什么的。”

有精神去谈嘛！人可没精神听。

“谈谈咱俩刚结婚的时候，谈谈生老大的时候，生老二的时候。刚来台湾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。我们还不是太平平地过来了。”

别提那时候啦！提着教人呕心。

“活到一个岁数，人得从多方面找乐趣，从多方面排遣。要往多方面想，才愈过愈有意思。怎么还能像年轻人只认一条路，只往一个地方拚命。”

哪儿那么多多方面。人连一个乐趣全要不到。

“何必死着劲儿往那个办不到的地方钻。钻牛角尖，白伤自己的身体，白伤神！”

我怎么不知道，办不到多伤人的身体，多伤神！

“闭上眼睛，少想那些闲白吧！”

闲白？什么是闲白？怎么不知道自己说的全是闲白。闲着没事儿，闲着没本事，净在人耳根下扯闲白。

“想点正经事儿！”